

熊十力别集 体用论

熊十力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。湖北黄冈人。曾参加五四运动和护法运动。1925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。1925年至五十年代在北大任教。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。晚年定居上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以“特别邀请人”身份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后被选为政协第一、二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熊十力先生字哲公，融贯中西，出入佛道，取精用宏，而贯穿于儒。著《中体西用》模式对佛教唯识加以改造，创发以“唯转”为本体的哲学体系。

體用論



熊十力 著

熊十力别集

体用论

熊十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体用论/熊十力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
(熊十力别集)

ISBN 7-300-07185-6

I. 体…

II. 熊…

III. 哲学理论—中国—现代

IV. B2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9547 号



熊十力别集

体用论

熊十力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35 毫米 1/16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7.25 插页 2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17 000
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回忆父亲熊十力

父亲经常回忆自幼家贫，幼年丧父。随父就读一年，学无常师，只靠自学。他一生著作甚多，少量出版，后来仅靠亲友赞助出版。他最大的希望，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。虽然在他晚年，满腹学问无人可传，可他还是坚持写书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父亲去世后，港台陆续出版了父亲的部分著作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新儒学受到各方关注，中华书局等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河北、辽宁、深圳等地出版了他的专著，湖北还出版了《熊十力全集》。

父亲的一生，就是学习和创新、奋斗的一生。

1917年，他参加护法运动，佐孙中山幕。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颇觉失望，遂决意弃军政向学，研读儒佛，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。

1918年，他的第一部书《子真心书》整理成集出版，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。

1919年暑，读梁漱溟先生《究元决疑论》，遂从津至北京，两人当面探讨佛学，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。

1920年，入南京支那内学院，学习佛学。在欧阳竟无大师门下，深叩内典，专攻法相唯识学，草成《唯识学概论》。读书三年，他在儒、释、道、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，还钻研了西方哲学。

1922年，经梁漱溟先生推荐，父亲被蔡校长聘入北大讲授唯识学。因不满佛家性寂、因缘、轮回之说，决心自创新

说,欲直书己见,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。

1923年,《唯识学概论》重新整理、撰著,是年10月,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(署名熊子真)。

1924年,更名熊十力,取自沈约《内典序》,是佛典中赞颂佛祖释迦牟尼之语,也有“兴度之业既深,十力之功自远”之说。

1925年,为讲因明学(古印度逻辑学),从秋到冬埋头攻读。次年,他的《因明大疏删注》,由北大印成讲义,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同年,第二种《唯识学概论》印行,他由佛归儒,自创《新唯识论》,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。

1932年9月,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,《新唯识论》终于出版,马一浮先生为他作序。

在北大的36年,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,在学术上精益求精,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、有创新,著作颇丰,培养多位学生成材成名,他本人也成长为知名学者、教育家和哲学家。没有北大,也就没有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;没有蔡先生知遇之恩,也不会有熊十力。

父亲一生倡导不断学习,1954年,他在北京什刹海为张中行写下:“每日于百忙中,须取古今大著读之,至少数页,毋间断。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,更须钻入深处,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。甲午十月廿四日,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。漆园老人。”正是他自己学习的写照。

父亲一生爱国,1902年,他投笔从戎入武昌新兵营,后奔走反清,参加辛亥革命。1937年,七七事变,父亲于7月8日乘煤车逃离北平南下。日军对武汉大轰炸后,1938年春,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。先住重庆璧山中学,迁来凤驿,继续研究学术,给邓子琴、钱学熙、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、种原及通史。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,亡我民族,亡我文化。是夏整理出《中国历史讲话》,约六万言。同时,作有《中国历史纲要》,并与老友居正、方东美交往、讨论。

1939年夏,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。后遭日寇轰炸,积稿尽焚,衣物全毁,左腿被炸伤。悲愤有余,遂返回凤驿,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,住在西寿寺破庙中。

抗战时期,生活很不安定,物价飞涨,艰难度日,但他埋头写作,不求名利。他没有一日不讲学,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《新唯识论》,从不灰心丧气。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,四面回响,似催人奋进,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。

解放后,父亲有幸安心著作,不受运动干扰,他写出了《体用论》、《原儒》、《明宗篇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存斋随笔》等。今天,为了普及新儒学知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校了父亲的几种著作出版,使人欣慰。借此感谢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和出版界的朋友搜集、出版父亲的著作、资料 and 传播交流,奔走辛劳。

熊幼光

2006.1.12

目 录

体 用 论

题记	(三)
韩序	(四)
赘语	(六)
第一章 明变	(一一)
第二章 佛法上	(三〇)
第三章 佛法下	(五二)
第四章 成物	(八六)
第五章 明心(有目无文)	

明 心 篇

题记	(一一九)
自序	(一二〇)
篇上 通义	(一二四)
篇下 要略(有目无文)	
附录	(二五〇)
编者后记	(二六六)

体用论

题 记

《体用论》于一九五六年秋至一九五七年冬写于上海。一九五八年春由龙门联合书局影印出版。全书含《明变》、《佛法上》、《佛法下》、《成物》四章，《明心章》有目无文。是书乃作者晚年的代表性著作，集中表达了他的体用不二观。

韩 序

元恺少年游学北庠，请业黄冈熊先生。两年而南归，躬耕南楚资江之野。劳作余暇，惟泉声山色是娱。日月易逝，吾年忽忽逾六十矣。平生寡陋，莫窥大道，惭愧师门。近闻先生衰病，侨居上海。远来随侍，承授尊著《体用论》。反复寻玩，窃有致广大、尽精微之叹。先生之学从佛家大乘入手，大乘双轮，空有两宗譬如车有双轮。其宇宙论皆分别性相。一者，不生不灭法，所谓真如，是为法性。犹云实体。二者，生灭法，亦名因缘法，是为法相。犹云现象。性、相，剖成生灭与不生灭之两界，佛法东来千载，大师宿德莫不奉持惟谨。先生初亦承之，卒复怀疑。乃自由参究，仰观俯察于天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久之自然会通。忽触悟《变经》，启发益宏，始叹此理圣人发之已久矣。《易经》亦称《变经》。遂乃归本孔子，创明体用不二之宗。自是六通四辟、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此本论所为作也。元恺尝试思之，实体变成宇宙万象，其内部若无相反之几，何由成变？若无复杂之性，云胡发展？故知哲学上一元唯心论者，猜想宇宙本源唯是单独的精神性；一元唯物论者，猜想宇宙本源唯是单独的物质性。皆非深彻理根之谈也。万有之原、万理之根，曰理根。见郭象《庄》注。然则先生此论岂止救佛氏之失而已乎！是书字字皆道其经历，佛典有以少文而摄无量义者，此其类也。元恺离师年久，不图老钝，犹得亲承至论。维时海上阴寒。一春梦雨常飘瓦，尽日灵风不满旗。意趣悠然，敬为斯序。此书由封君用拙誊写，请影印二百部保存。并记。夏历戊戌年

赘 语

此书之作，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。宇宙实体，简称体。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，是为实体之功用，简称用。此中宇宙万象一词，为物质和精神种种现象之通称。体用之义，创发于《变经》。参看《原儒·原内圣》篇。《易经》古称《变经》，以其阐明变化之道故。晚周群儒及诸子，无不继承《大易》，深究体用。《易经》亦称《大易》。大概儒家未甚离孔子本旨。亦未能不离也，此不及详。诸子百家著作当甚宏富，其于体用问题有无专论，今无从考。司马谈言“六艺经传以千万数”。据此而推，诸子皆大学派，其书决不少，而皆亡灭。王船山痛恨秦人毁学。惟道家有老庄残篇可寻。老庄言道，道，即实体之名。犹未有真见。略举其谬。老言混成，归本虚无。其大谬一也。参看《原儒·原内圣》篇。老庄皆以为，道是超越乎万物之上。万物一词，包含天地与人在内。《天下篇》称老与关尹皆主之以太一。太一者，绝对义，即指道而称之也。老虽反对天帝，而以道为绝对、为万物之主，则近于变相的天帝。庄子曰：“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耳。”“若有”二字虽故作疑词，而其实意与老氏不殊。倘真知体用不二，则道即是万物之自身，何至有太一、真宰在万物之上乎？此其大谬二也。明乎体用不二，则一粒沙子的自身便是大道昭著。沙子乃至大无外，而况人乎？庄子叹人之小，良不悟此。道家偏向虚静中去领会道。此与《大易》从刚健与变动的功用上指点、令人于此悟实体者，便极端相反。故老氏以柔弱为用，虽忿嫉统治阶层而不敢为天下先，不肯革命。此

其大謬三也。道家之宇宙論，于體用確未徹了。莊子散見之精微語殊不少，而其持論之大體確未妥。莊子才大，于道猶不无少許隔在。

晚周諸子略可考者，惟道家。墨子書雖大半亡失，而由《天志》之論窺之，可知其于宇宙論不相干也。惟惠子書全亡，可惜耳。

有問余者曰：“公之書，以體用不二立宗。然只說實體變動而成功用，却未說明實體是何等性質。”余答之曰：實體變動而成功用，只有就功用上領會實體的性質。汝今應知，功用有精神質力等性質，此即是實體的性質。何以故？實體是功用的自身故。譬如眾沍有濕潤與流動等性質，此即是大海水的性質，以大海水是眾沍的自身故。汝若欲離開功用而別求實體的性質，此种迷誤，便如欲離開眾沍而別求大海水的性質。將無所得。功用以外，无有實體。向何處求實體的性質？譬如眾沍以外，无有大海水。向何處問大海水的性質？不获已，而任想像，則將如般若家說實相寂滅，大有諸師說真如无生、无造、如如不動而已。汝若徹悟體用不二，當信離用便无體可說。倘復狐疑，當給汝三十棒。禪師激發人，輒以棒击之。

此書實依据旧撰《新唯識論》而改作。《新唯識論》簡稱《新論》。《新論》有两本。一、文言本，寫于病中，極簡略。二、語體文本，值國難，寫于流亡中。此書既成，《新論》两本俱毀弃，无保存之必要。余年將見惡，始向學。（《論語》曰：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）讀書与用思，久坐不起以為常。夜少睡眠，遂至神經衰弱過度，遺精病甚厉。四十至五十二岁長期中，每日禁說話。話至十句左右即遺精。后乃屏書冊、省思慮。五十三四，遺精之患漸減輕，直至六十五，始全无此患。平生不敢著書。偶有小冊皆隨便为之。《新論》語體本草于流亡中，太不精檢。前所以印存者，則以體用不二之根本义存于其間耳。今得成此小冊，故《新論》宜廢。余之

学宗主《易经》，以体用不二立宗。就用上而言，心主动以开物，此乾坤大义也。与佛氏唯识之论，根本无相近处。《新论》不须存。

此书《佛法》上下两章，衡论大乘学，于空宗尤详。余平生之学，本从大乘入手。清季，义和团事变后，中国文化崩溃之几兆已至。余深有感。少时参加革命，自度非事功才，遂欲专研中国哲学思想。汉学宋学两途，余皆不契。求之六经，则当时弗能辨窜乱，屏传注。竟妄诋六经为拥护帝制之书，余乃趋向佛法一路。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，未几舍有宗，深研大乘空宗，投契甚深。久之，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。后乃返求诸己，忽有悟于《大易》而体用之义，上考之《变经》益无疑。余自是知所归矣。归宗孔子。然余之思想确受空有二宗启发之益。倘不由二宗入手，将不知自用思，何从悟入《变经》乎？此书于佛法较详，所以自明来历耳。吾学之所从来与经历，曰来历。

《大般若》观空，《大般若经》空宗所宗之根本经典也。甚深复甚深，空得彻底。《大易》观有，甚深复甚深，有极其妙。《易》有《观卦》及《大有卦》。《观卦》言观生，生生不竭，所以为大有。空有二种观，乃是人类智慧发展到最高度，能综观、深观宇宙人生，才有空或有之两种认识耳。人生殉没于小己的种种私欲中，如蚕作茧自缚、如蛛造网自缚，欲其认识到宇宙人生本来空，此事谈何容易。世有小知，闻空而谤佛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不自知其分量。空，并非由主观幻想。陶诗云：“人生本幻化，毕竟归空无。”余相信个别的物，至大如天地终当坏灭耳。就个体上说空，佛氏一毫不妄语。

或有问言：“承认宇宙人生是实有，此乃世间常识所同然。哲学家之宇宙观亦皆根据常识。然则《大易》观有，固与哲学不异乎？”答曰：否，否，不然。汝若于此不辨，不独侮圣言，正恐断绝慧眼。圣人所观之有，乃宇宙人生天然本有之真际。圣人直亲合于全体大用，全体，谓宇宙实体。大用，谓

实体变成大用。万物本来皆与宇宙同体同用，唯圣人能与体用亲合耳。视天地万物为一己，忧患与同，而无小己之迷执。坦荡荡，与大化周流。坦荡荡，见《论语》。哲学所明之有，鲜不为世间颠倒所执之有，可与圣学并论乎？

此书自注，似嫌过繁。然与其失之简，宁可失之繁。《姚江学案》中有“即体即用、即用即体”二语。向见聪明人皆自以为易解，吾知其必不解。因诘之曰：“体用二名，随处通用。此处说体用，以何名体？以何名用？上语两‘即’，下语两‘即’，是重叠言之欤？抑上下各有意义欤？”其人哑然不能答。北大昔有一高材生，曾见余谈禅家作用见性，称引禅语甚多。余诘之曰：“何谓作用？何谓性？云何于作用见性？”此子惶然。余教学年久，深知学子习气。余承先圣之业而演之，不敢不尽心。世不乏好学深思之士，当不怪老夫好烦琐也。

有谓长注宜置正文以外，毋隔断文气。余未采纳者，读书不求义解，只玩文气，则与不读等耳。

书中注文顶正文。用上下括弧。上括用〔，下括用〕。注内有小注者，则上括用「，下括用」。《原儒》中皆如此，而未说明，颇有函问者。今志于此。^①

夏历丁酉初冬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熊十力识于申江观海楼。

丙申秋，起草《体用论》一书。旧患血管硬化、心脏病皆触发，又感脑空，中医云血亏之故。友人劝停止写作。余感其意，答以《万物》一首：

万物皆舍故，吾生何久住。志业半不就，天地留亏虚。亏虚复何为，岂不待后人。后顾亦茫茫，嗟尔独自伤。待之以无待，悠悠任天常。噫予犹御风，伊芒我亦芒。

① 整理者按：经整理后，以上括弧均已去掉。自注与正文的区别在于字号和字体不同。注中之注改用圆括弧括起来。

附注:志业半不就早年有志乎仁为己任,忽忽遂衰。心所欲述作者,皆不获执笔。天地留亏虚古志云:“天不满西北,地不满东南。”按吾国西北多高山蔽天,天失其高明,即亏虚也。东南濒海,患卑湿,是地之亏虚也。天常天者,自然义。常,谓理则。噫予犹御风庄子称列子御风而行,言其待风,即未能无待也。庄子云:“人之生也,固若是芒乎?”芒,惑也。予衰矣,未能演《易》,期待来贤。如列子之御风,是伊芒而我亦芒也。人生固有不容已于芒者乎?